

# 一甲子的守候

## ——为吴正海烈士寻亲记

本报记者 时秀敏 郝光 吴楠

“查吴振(正)海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其家属当受社会上之尊崇。除依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人牺牲病故褒卹暂行条例]发给卹金外,并发给此证以资纪念。”这是一张1960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颁

发的《革命牺牲军人家属光荣纪念证》。泛黄的纸张、褪色的墨迹,虽历经55年沧桑变化,却被完好无缺地保存了下来。

4月14日,在新县新集镇董店村大湾组一个农家小院里,得知记者送来了烈士安葬地的消

息,烈士的侄子、77岁的吴大荣激动得泪流满面。吴大荣的儿子吴德明小心翼翼地从小胸口的口袋里掏出精心保存的证书,“这是我父亲的姥爷传给他,我父亲又传给我的!”泪光中,自豪与激动溢于言表。



记者采访吴大荣一家。本报记者 郝光 摄

**烈士资料:**吴正海,男,1915年生,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新集镇董店村(新利村),1951年牺牲于辽宁省,东北野战军连长。在【新县烈士英名录】查到该烈士。现安葬于沈阳市棋盘山开发区管委会革命烈士陵园。

## 寻找烈士, 一甲子不变的守候

1951年,从远方邮寄来的两个包裹坚硬又沉重,它们无情地向吴大荣宣告,小叔已经不在。看着包裹里小叔生前留下的被面儿、穿过的衣服鞋子,吴大荣还有姥爷姥姥一家哭成一团。

吴正海的遗物被吴大荣及他的姥爷妥善保管了,直到8年后,吴大荣结婚,姥姥才用小叔留下的被面儿给吴大荣做了床被子。

“每次一看到被子,我就想起小叔,想到小叔不知道埋在哪儿,心里不是滋味儿。”吴大荣说。后来吴大荣有了自己的孩子,他也如同当年的姥爷姥姥一样,日复一日地给孩子们讲小叔的故事,希望子孙后代永远记住烈士。

今年45岁的吴德明是吴大荣的大儿子,虽素未谋面,他却时刻牵挂着小叔。“我听家里的长辈说,我跟小叔长得特别像!”这份血脉相连的相似长相,让吴德明对小叔的事儿倾注了更多的感情。“不知道小叔埋在哪儿,是我们父子心中最大的遗憾。”

在新县鄂豫皖苏区首府博物馆烈士纪念馆,陈列着吴正海烈士1949年任东北野战军连长时穿过的黑布制服。吴大荣父子因此成为那里的常客。在吴大荣眼里,那带着时光烙印的制服,架起了他与小叔之间割不断的联系。

20世纪90年代初,吴德明兄弟俩给小叔在爷爷的坟旁建了个衣冠冢,并立了块碑。“听说小叔跟爷爷特别亲,就让他们坟墓也紧紧相连吧!”衣冠冢在距离吴德明家只有200米左右的青山上,每逢闲暇时刻,吴大荣总会到父亲及小叔坟前,跟他们话家常。而每年清明,吴德明兄弟也都会来到坟前,祭奠爷爷和小叔。

“辽东省辽阳县南门外枣马园(音)”,这个对他们十分陌生而又模糊的地址,是几十年来,吴家人口口相传、烂熟于心的烈士牺牲地。当得知小叔的确切安葬地时,吴大荣激动不已,“沈阳市棋盘山开发区管委会革命烈士陵园,儿呀,你一定要记清啊!”

离开吴家,吴家父子带我们来到烈士衣冠冢前。父子俩静静地站在墓前,久久不肯离去,许是在向九泉之下的亲人汇报这个喜讯吧!一甲子的守候,今朝终能圆梦,我们不忍打扰,悄悄离开了。

## 找到亲人,偶然中的必然

寻找吴正海烈士的亲人,我们颇费周折。

“河南省信阳市新县新集镇董店村(新利村)”,如此详细的地址,我们最初对找寻吴正海烈士的亲人充满信心。可是,经与多方对接,数次寻找,却没人知道烈士的任何信息。

烈士长眠异地60余载,距离“回家”只有一步之遥,我们不能放弃!抱着这样的信念,即便在清明节期间,采访团和新县民政局也没放弃寻找。

“你们这儿有没有关于我小爷吴正海资料?”清明节过后的一天,一位叫吴德明的中年男子到新县民政局打听事儿,引起了工作人员的重视。

“是新集镇董店村的吴正海吗?”“是啊!”

简单的对话,让优抚股股长张新梅激动万分。这“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的“柳暗花明”,在第一时间被告知采访团。

这么“轻松”找到吴正海烈士

的亲人,绝非偶然。它与烈士亲人几十年始终惦记着烈士有着必然的联系。如果不是吴德明与家人的坚忍守候,不是工作人员负责性的询问,也许会是不一样的结果。

“60多年来,我们全家从未忘记过小叔,以前是父亲找,后来父亲老了,我就接着找。如果我再找不到,我还会让我的孩子继续找!”吴德明激动地说。

血脉亲情,代代相传。为了这一刻,他们等了64年!

## 烈士托孤,吴家独苗苦难中成长

77岁的吴大荣老人是吴正海烈士唯一的侄子,是当年吴家仅有的“独苗”,也是吴正海始终放不下的牵挂。

吴正海参军走时,吴大荣只有几岁大,他对小叔的记忆全部来源于亲人的讲述。几个月大时,母亲离世,没过几年,父亲也去世了,唯一的小叔又参军远离家乡,是姥爷姥姥养有了孤苦无依的他。“我是村里有名的孤儿,是吃姥姥的奶长大的。”

小时候的吴大荣常听姥爷刘子荣和舅舅讲起小叔的事迹。小叔和父亲吴正雷上过私塾,有学识,是村里人人羡慕的文化人。当年,小叔参军,就是父亲吴正雷趁着夜色偷偷送走的。“父亲带着小叔心惊胆战地走了一夜的路,在第二天

早上赶到了光山县文殊乡,将小叔送到部队。”吴大荣说,光山县文殊乡是他们的祖籍,饥荒年代,他们从光山逃到了新县,定居生活。

“小叔走后没几年,我父亲就去世了,老吴家这一门就剩下小叔和我了!”吴大荣说,小叔视他如子,在部队期间,曾多次写信回来打听他的情况。

吴大荣手中至今还保留着一封信。据吴德明介绍,这封信是小叔于1949年写的,后来信件遗失。20世纪90年代,舅舅刘福康凭印象口述,他记录了下来。

“尊敬的刘子荣叔、邱婶(吴大荣的姥爷、姥姥),你们好!自从我参军后很少给你们写信,因我从前给吴团长当通信兵,后因战争打得

十分残酷,没有时间写信,信也不易到家。感谢二老把我养成人,现在解放了,本来我想回家孝敬二老,照看我映仔,又接到上级指示,看来一时又回不来了。尊敬的二老保养好身体,看好我儿。此致敬礼,吴正海,1949年12月10日。”

这封简短的信件,字里行间透露出烈士对侄儿浓浓的关爱。它连同那份光荣纪念证,被吴大荣当成了传家宝,代代相传。

小叔高大威武的形象很早在吴大荣的心间生根,他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着与小叔重逢。

只是这份迫切的愿景在1951年被两个从远方寄来的包裹无情地打破了。

